

陪李国文访农家

□ 王洪武

参观《草房子》乐园的人物厅,一眼看到了有关李国文的图片介绍。

李国文,文坛巨星,我们家乡的知名大作家啊!我不由想起那年陪他一起逛石庄的一些情景来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,我在当时的盐城县义丰乡做党委秘书,大约1986年初夏的一天,早上刚上班,便接到东豆村老支书打来的电话,说李国文回来了。我当即把这消息转告给乡党委书记陈一林。陈书记高兴地手一挥:“快,去看看!”

李国文,东豆村人,因读书求学、参军工作,一直在外。他回来的这年,家中还有一个弟弟,一个妹妹,一个婶母。乡政府离东豆仅有二三里远,我们驱车一刻儿功夫,便来到他妹妹家,唯一在家的婶母告诉我们,国文已外去看过了。

“他呀,昨天到家板凳未坐热,就庄上、田里、商店、学校,到处跑了看,那个欢喜劲,就像当年从乡下到城里一样……”婶母边着人找他边向我们介绍道。

一会儿,李国文回来了。嗬,真和报上登的相片一样,高高的,胖胖的,肚子挺挺的,长长的头发有点儿球,憨厚的笑容,尽显知识分子风范。他见到我们,连忙抱拳道歉:“让诸位久等了!”说着情不自禁地赞叹起来:“家乡变化确实大啊,比我想象的好得许多许多!”我们邀他到乡里玩玩,他欣喜地连连点头:“好,好,我是要多看看!”

车子到乡政府,书记急着有事,授权我全程陪同李作家。乡政府就在村居中间,用不了小轿车,李作家也不准用人力车,我们即徒步,先由西向东,走完老

街。又折到新辟的北街,由东走到西。沿街的工厂车间、农家庭院、剧场学校,他都想进去看看,和乡亲们握手、聊聊天,笑容给人无比亲和仁厚的感觉。

石庄原是仅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舍,村民们只会长稻麦,摸摸鱼虾。农村大发展,庄子东、西又很快延伸连接了张村、蒋村两个村。四周农田整齐有序,庄稼丰收在望,新开挖的大鱼塘水面有几千亩。尤其可喜的是,乡镇工业,异军突起。当时,小小的石庄,就有各类工厂三十多处,涉及农具、机械、电子、纺织、化工、建筑等方方面面,能生产出全国少有的纵横式交换机、平板钢纸等,在全市乡镇中,可算首屈一指。李国文看了感慨不已,连夸民办工业,是一种思想解放,经济进步,大有可为。

因为工业发达,穷乡僻壤的小义丰像栽上了一棵棵摇钱树。村里有钱人还真不少。看大街上,红男绿女,穿着一新,笑逐颜开;我们每到一家,不论是单位,还是居家,主人招待的几乎全是一种比较上档次的“红牡丹”(烟),“不吸不吸”,甩上一包;对李作家的到来,有几家不仅正常沏茶,还冲上一种名叫“咖啡”的洋玩意——呵呵,民办工厂,不再闭关自守,外出跑的人多了,见多识广,新潮即学上啦。

石庄老街焕然一新,仅年把时间,神奇般地建造了一条与老街平行的新大街,两边齐刷刷地竖起了形态各异的居民楼。

李国文看着、激动着,双脚迈进剧场南边的一户农家。这是一幢“人”字型的两层建筑,独门独院,装潢考究。主人正在客厅打扫卫生。李国文过

去与他亲切地攀谈起来,当他得知主人姓乐,是个成绩突出的厂供销员时,连连翘起大拇指,不无幽默地说:“您经济收入、住房条件超过了北京的那些部长待遇,真的好快乐吧!这都得感谢党的改革开放好政策啊!”出得门来,他又拍拍主人肩,语重心长地说,一人富,不算富,还要带动大家富;不仅物质富,还要精神富。

到底是个文化人,李作家特别关心家乡的文化建设。在看完新建的“义丰影剧院”后,又不惜绕道让我陪他去看了乡文化站、蒋村幼儿园。他们都是农民千古没有见过的新奇,是自己“以工养文”的可喜结晶。扛大锹的也能在这里学上了二胡、唱起了戏曲、看上了书报,小孩玩的更惬意。“新农村,新农民,新一代,就是要多一些像有这样的精神生活!”李作家临出门说的这句话,至今我还言犹在耳。

晚餐后,我们劝他就在乡政府休息。他再三辞谢,说回去还要看一些作者投给他的小说稿。我知道,李国文时任《小说月刊》主编,如有作品请他指教指教当然机会难得,但我不会写小说,写一点散文等小玩意,自知也拿不出手,羞愧得一点儿也没敢吱声。

拉回忆记,夜灯下,我一口气读完了李国文的《蚕豆花儿香》,真不愧为大家之作,文字老道,结构严谨,知识广博,情感丰富。他对农村农民农业的了解,源于他生于斯的血脉亲情以及坚持深入采风的可贵精神,从他那次热心访农家的情形就可见一斑。

一晃36年过去了,期盼并欢迎老人家再来看看家乡新变化!

有句话说得好,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。

开春,万物复苏,新绿萌发,水暖溪欢。我从书店买来作家杜阳林的新书《惊蛰》,书中叙说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间,川南山区的一个贫苦家庭里,主人公云青经历生病辍学回家务农等磨难,坚持自学并考上大学的感人的励志故事。我挑选了其中“母子漏夜磨豆腐”“秀英借钱给儿子看病却四处碰壁”“云青考上大学,细妹子报喜”等感人章节,读给大字不识一个的母亲听。相近的时代背景,相仿的农村生活,相似的生活场景,母亲听来,随着书中人物的悲苦跌宕绝望而唏嘘垂泪,也为他们的命运转机、苦尽甘来而欢欣。

母亲也打开她的话匣子。年已七旬的母亲,回忆起自己小的时候,学校老师上门劝说家长把连龄孩子送去学校读书,可是她那刻板、缺少远见的父亲,宁可打着骂着追着让儿子读书,也不愿花两块钱送女儿进学校读书。“哪怕读个小学二年级,识几个字也好啊”,一辈子没进过书房门,“睁眼瞎子”,成了母亲心头长久的痛和永远的遗憾。后来的日子,因为没文化只能干粗活累活,因为不识字去常熟进服装差点走丢,因为不会写字被顾客讥笑奚落。母亲却没有埋怨外公外婆,尽自己的孝心,为他们添衣递茶,给二老养老送终。为人子女孝当先,善良大度,言传身教,良好的家风从母亲手中传承给了我们。

网络社会,抖音、快手平台上面,培训类、教育类直播不少。只要时间,我都会抽时间陪母亲收听某教育主播的亲子讲座,主播连麦给家长答疑解惑,通过一个接一个的实例分析,阐述“以爱为家庭底色,给别人传递美好感觉”“赠人玫瑰,手有余香”“正向思维正面行为”等思维理念,母亲听了频频点头赞许。母亲一辈子在乡村务农、开水面店、打理服装门市,勤俭持家,跟周围邻居打交道,宁可自己吃点亏,也总是给人清风拂面、清香怡人的感觉,恰如她的名字带个“香”字。

母亲记得,有一次她在田里“制种稻”,我给她送饭,临到地头,一不小心打翻了饭盒。年幼的我因为自己的鲁莽让母亲吃不上饭,甚是内疚,蹲在地头上号啕大哭。劳作了一上午,早已饥肠辘辘的母亲,把我拉到怀里,用她粗糙的手掌,拭去我腮边的泪水,忙不迭地安慰我,“我儿莫哭,妈妈不怪你。”那个场景,历历在目。

今年,奥密克戎病毒肆虐,疫情防控形势严峻。政府倡导人们,清明节遥拜先人寄托哀思。我和母亲谈起,家乡的原盐城县岗南区政府修缮一新,改建成为革命传统教育基地,史料陈列室赫然载有母亲曾谋面的四叔——我的叔外公孙桂四烈士,在淮海战役中壮烈牺牲的英雄事迹。母亲一惊,继而转身去房间默默抹泪,“四叔是在淮安牺牲的,尸骨都没找到……”我劝慰母亲:人终有一死,四外公为国捐躯,彪炳史册;他的名字,将永远地被后人所铭记、追思,万古流芳。母亲叮嘱我,以后清明节上坟,记得给四外公多烧几张纸,四外公九泉之下“会收到的”。

清夜无尘,月色如银。母亲啊,清贫的日子里,你陪我长大,未来的日子,我将陪你慢慢欣赏沿途风景,体验这人世间的美好。

陪伴母亲的日子

□ 李希锦

心灵简单才是真的简单

□ 马亚伟

有人提倡“极简主义”,认为“极简主义”就是物质生活简单一些,少些奢华的享受,生活中多一些朴素的味道。我觉得,物质简单虽是“极简主义”的一部分,但心灵简单才是真的简单。

美国作家、哲学家梭罗28岁时来到瓦尔登湖畔,建了一个小木屋住下来。隐居瓦尔登湖期间,梭罗在湖水、森林、月光、鸟鸣的世界里静思索人类应该有的生存状态。他认为人的心灵应该简单,心灵的必需品是无需用金钱购买的。

心灵简单,就能拥有孩子般的纯真,拥有最本质的幸福。有这样一个段子:孩子问父亲:“为什么小孩子不能喝酒呢?”父亲回答:“因为小孩子不喝酒也很开心啊!”父亲的回答多么辛酸,一句话说出了大人的无奈和失落。

是的,孩子的快乐在于容易满足,一块糖果,一个游戏,就能让孩子获得最大的幸福。返璞归真,回归孩子般的简单心灵,我们就能获得幸福。能在充满诱惑的世界里做到大道至简,一定是拥有达观通透心性的人生智者。画家黄永玉被誉为“老顽童”,他活得率性自由,像孩子一样单纯快乐。黄永玉能把生活经营得活色生香,“无论什么事,都能做得有声有色,在玻璃缸里游泳,也有乘风破浪的气魄。”他希望做一个自由的“野孩子”,心灵简单,快乐多多。

心灵简单,应该学会抵御各种诱惑,欲望少一些,从而拥有简洁明朗的心灵。删繁就简三秋树,简单的心灵,拥有更深沉的内涵。能够让心灵简单安宁的,恰恰是最简单的事物。北宋文学家欧阳修晚年号“六一居士”,他所说的“六一”指的是:“吾家藏书一万卷,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,有琴一张,有棋一局,而常置酒一壶……以吾一翁,老于此五物之间,是岂不为六一乎?”欧阳修经历了人生起落,悟出人要回到最简单的状态。

心灵简单,除了摒弃各种欲望的枷锁,还应拥有自己喜欢的精神生活,学会欣赏音乐、绘画、诗歌等文艺作品。很多了不起的智者,都能让自己的心灵回归简单,陶渊明过着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的生活,王维喜欢“明月松间照,清泉石上流”的生活,心灵简单,其实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富足。

心灵简单才是真的简单。以简单之心过生活,就把日子过成一幅写意,简单勾勒几笔,境界全出,韵味无穷。

逛书摊

□ 张新文

我的童年是在农村度过的,去新华书店需要乘车去县城。新华书店有透明的柜台,你可以把你喜欢的书告诉给新华书店的营业员,他们把你书从书架上,或是柜台里取出来,交到你的手里,你得快速地浏览一下书的封面、目录和大致内容,决定书的去留,因为营业员服务的不止是你一个顾客。

所以,很多时候我更喜欢逛乡下集镇的书摊。书摊接地气,卖书人算是文化人,可也还是个农人,种地、卖书画两不误。逢集的时候,找一个开阔些的场地,学校操场是他们放书摊的首选地,在树上拴好绳子,把年画挂在绳子上,老人孩子都会被花花绿绿的画儿吸引,神话故事,电影明星都成了大家品头论足的谈资。卖书人还免费提供小马扎,站累了,你可以坐下来看书,没有时间限制,很多时候还可以讨价还价。所以,书摊的烟火气很浓,很受人们的欢迎。

那时我爱读小说,比如《映山红》《新芽》《红灯闪闪》《小电工查线》《烽火台边两少年》《闪闪的红星》《鸡毛信》……有的虽然有同名的画书,有图有文字,读起来简单直接,但改编后的小人书比起原著来还是有差别的,所以我更爱读原著,喜欢陶醉于文字里的乐趣。

常逛他的书摊,常买他的书,一来二去的,也混个脸熟,有时买书差钱,卖书人也仗义,把名字、书名和欠账记在小本本里就可以了,书尽可先拿回家去读。有时我买的书多,欠的钱也多,我对卖书人说,你不担心我吗?卖书人

乐了,说,孩子爱读书是好事,爱读书就是明事理的人,我怕个啥哩!年底,当父亲把书钱给了卖书人的时候,卖书人摸着我的头,直夸我是个好孩子,将来会有出息的!

进入初中,开始写作文投稿,那时县广播电台的稿费一篇两元钱。凭着取款票据到镇广播站取稿费,播音员是个女的,白白的肌肤,一袭白裙,大眼睛,披肩长发,我羡慕她的美,她倒羡慕我的两元钱的稿费,不!严格地说,她羡慕我懵懂年少就有拿文字换钱的能力。那时报纸稿费高些,八元一篇。我用积攒的稿费来买书,逛书摊一般是下课的时候,或是放学的时候,在镇上读书逛书摊方便。书读多了,眼界就变得开阔,如同溪流历经跋涉,总会汇入大海,精神的海,涤荡着我们的灵魂,使之纯粹、使之高尚。

眼下疫情形势严峻,无事少出门,闲下来读读书,既为抗击疫病做贡献,也让自己“静”了下来。平日里我和妻子的书房是分开的,她的书籍多是生活百科,而我的书籍多与写作有关。我们互称对方的书房为“书摊”,因为我们俩读书都很随便,座椅上,茶几上,书桌上,书随意放,很难及时放到书架上。有时看了这本看那本,书有时是合上的,有时是开口趴着的,成了一个“人”字状,一副很舒服、很惬意的样子,像是在伏案午休……

有时我会逛逛她的“书摊”,她会逛逛我的“书摊”,这样一来,书就长了腿,跟人似的,学会了“串门”。因为疫情,因为“书摊”,因为读书,夫妻俩的情趣便盎然如昨了。

春读如春耕

□ 马庆民

常趁午休时跑到围墙边静静地读。围墙外是一片农田,常见一老伯忙着春耕。有一次,老伯休息时跑过来与我聊了起来:“娃儿,又跑来读书哩,别把自己累坏喽!”

我回答:“老伯,读书可没给您耕田辛苦哦。”

“那可不对,俺俺,俺耕田收获的是粮食,你读书收获的是知识,都是辛苦事,但有盼头,你说对是不对?”说完,老伯笑盈盈地转身离去,继续忙起了耕田。

老伯一席话,让我想起了宋代诗人刘过写的一首《书院》:“力学如力耕,勤惰尔自知。但使书多,会有岁稔时。”仔细一想,可不是嘛!读书和耕田一样,要想有好的收获,唯有多读书播下希望的种子,然后努力耕耘。于是乎,读书,有了动力;尤其春读,更成了一种执着,一种习惯。

无数次春日花下,我曾在汪曾祺的《人间草木》里挖掘习以为常的生活中隐藏着的细腻与温暖,来填满心胸的清澈明媚;无数次在春日山顶,吟诵着林徽因的《你是人间四月天》,在山坡上感受春风拂面的熨帖,在灵动的文字里寻觅生命的色彩,拥抱浓烈的春天;无数次春日雨夜,一个人独坐,泡香茗一盏,捧经典一本,享春读之乐。倦

了,揉揉眼睛,舒展下身子,安宁喜乐,掩卷深思,

品书里书外苦涩甘甜,熄灯,一夜安眠……读书不觉已春深,一寸光阴一寸金。为什么将“读书”定在这样一个春风拂面、草长莺飞、桃红柳绿的日子?我想正如古人云:一年之计在于春。春天是一年中最绚烂多彩的时光,在春日里读书,是享受春天“耕种”的美好,更是奏响了一年之奋进的序曲。

古训有云:“诗书传家远,忠厚继世长。”“有田不种仓廪虚,有书不读子孙愚。”可见读书“耕种”下的,不单单是一种自我高雅的行为,更是一种可以传承继世的好家风。

“春日读书洗墨砚,南风吹来绿窗花。”春读,固然是美好的,但需要耐得住“满园春色关不住”的喧嚣,耐得住“乱花渐欲迷人眼”的诱惑,耐得住“拂堤杨柳醉春烟”的梦幻……只有如此,心灵才能净化成春光般通透安然,心无旁骛地埋头默默“耕种”。

在这春光明媚,生机盎然的美好时节,闻着幽幽花香,听着千里莺啼,赏着竹外桃花……是最好读书耕种的日子,可不要辜负了这绝好春光与大好年华啊!

